

美的沉思·影视

从《少林寺》到少林寺

□ 杨登云

我初次了解少林寺，是通过电影《少林寺》。

初冬的一天，我满怀期待，专程前往河南嵩山拜谒少林寺，以了却四十年来的心愿。这天，女儿临时有事，便租了一辆滴滴车，还雇了一名专职导游陪我，她千叮万嘱咐，让我要紧跟导游，千万别走丢了。我暗自心想，游览一个几十年前就已烂熟于心的少林寺，不至于那么小心翼翼吧。

来到景区入口，一个年轻漂亮的服务员微微抬头，用眼睛余光瞥了我一眼，便客气地说：“老年人免票，您请进吧！”我十分纳闷了，她连任何证件都没有查看，咋就免我票了呢？仔细一想，我这爬满皱纹的老脸，不就是最有效的证件吗！想起四十多年前，为了反复观看《少林寺》，又因囊中羞涩，为了省下两角钱的电影票，我不知有多少次翻墙逃票。可如今，我不远千里来到少林寺，是决意不逃票的，心中不禁有些怅然。

进入景区，所有的景观与我的记忆毫无二致。参天的大树，雄伟的庙门，金黄的杏叶，密匝的塔林，仿佛是为《少

林寺》量身打造的影视城，虽不如电影里那般真实，但景象依旧。

《少林寺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便是少林武功。我在少林寺竭力寻觅《少林寺》的痕迹。我找到了少林武僧在石板上练功时踏出的深坑，银槐树身上一指禅留下的圆洞，柏枝树干上铁头功砸出的凹槽，练功桩上神腿踢出的印记，还有小和尚曾经平举双臂汲水用过的木桶……物是人非，我的思绪自然而然地回到四十多年前。那时的我年少无知，受《少林寺》的影响，怀揣着一个武侠梦。我家住在山区，物资匮乏，只有房前屋后稀稀落落的几株小松树，我整日效仿少林武生的模样，对着小松树踢打踹劈。日复一日，原本松针茂密的小松树，变得像脱了毛的山鸡，只剩下伤痕累累的枝干。

有人说，天真比愚蠢更愚蠢。我却认为，天真比可爱更可爱。少年的执念就是如此顽固，当时的我一心想着，等我把小松树都踢成光杆秃枝时，自己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了。

当年电影里的一个情节至今让我难以释怀。在少林寺的宝殿上，小和尚

接受老和尚剃度受戒。老和尚问：“尽形寿不偷盗，汝今能持否？”小和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能持。”老和尚又问：“尽形寿不淫欲，汝今能持否？”此时，镜头转向寺前柱子后面的牧羊女，她哀怨深情的眼中泪水盈盈，冲着回头看她的小和尚拼命摇头。这时，小和尚面对老和尚的发问却犹豫了。当时的我正青春年少，情窦初开，自然略懂情为何物，但在“淫欲”和“练功”之间，内心的天平明显倾向后者，我为小和尚的迟疑久久不能释怀。

对少林武功的痴迷一直伴随我度过了“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”的岁月。尽管如今觉得年少时的天真有些可笑，但我至今仍然无怨无悔。虽然当年踢秃了一片松林，却没练就半点功夫。曾几何时，不乏彪形大汉在我面前炫耀他们如老松疙疙瘩瘩的肌肉，我也不会有畏惧退缩之感，意外地收获了一份执着和无畏。那时，“四化”建设热火朝天，祖国面貌日新月异，正是这种精神陪伴我投身到更广阔的“练功场”之中。

正当我为没看到少林武僧练功场面而遗憾时，导游提醒我，少林寺每天

都有武术专场表演。场内，一波接一波的少林武僧轮番登台，三节棍呼呼生风，九节鞭噼啪作响，十八般兵器各展风采；铁头功以头代足，蛇形拳柔中带刚，壁虎功轻盈灵动，七十二技法令人叫绝。组织者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互动节目，要从观众中随机挑选三人上台，拜小武僧为师现场学习少林武功。我踊跃地举了手，得知有年龄限制后，才知趣地放下。被选中的三人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小姐姐，她做“鲤鱼打挺”时只是鼓了鼓肚子就蹲在了地上，三百六十度的扫堂腿被她生生拆成四个九十度的慢动作。最后，她却在如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被捧为优胜者。接过奖品的一刹那，她顺势摆了一个标准的一字马。全场再次笑声一片，我也禁不住笑了，笑得忘乎所以。

即将离开，走出山门，一群着红色练功服的武校孩童吸引了我的目光，从他们雄浑有力的呐喊和整齐的踢腿声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踢打小松树的自己，不禁感慨万千：少年意气风发，恰似云轻风疾；边雁一声啼鸣，惊起秋霜，欺上双鬓。



光影切片

《冬枝·羽迹》左亚平

布艺春秋

扎染布贴画赏析

□ 欧阳剑萍



▲《家乡的古建筑》



▲《秋》

▲《竹韵》

这组学生的扎染布贴画以扎染工艺为基底，融合布贴拼贴的创意手法，巧妙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，使布料的肌理质感与画面的艺术表达碰撞出独特的视觉火花。

《家乡的古建筑》运用扎染的蓝白渐变营造出古建筑的水墨意境。布贴的拼接精准勾勒出飞檐、梁柱的轮廓。蓝调的晕染既还原了古建筑的古朴韵味，又通过布料的肌理层次，让家乡建筑的厚重与温情生动地呈现在布面上，仿佛能透过画面触摸到故土建筑的一砖一瓦。

《秋》巧妙利用扎染的色彩晕染营造秋日氛围，暖色调的布贴拼贴出秋叶的形态，扎染的斑驳肌理模拟出秋叶的枯荣与秋风的灵动，冷色调的交织让秋日的丰硕与萧瑟并存，将季

节的诗意具象化，让观者感受到秋日独有的韵味与生机。

《竹韵》以极简的扎染线条与布贴并接展现竹的风骨。深浅不一的扎染蓝色塑造出竹枝的苍劲与竹叶的飘逸，布贴的质感让竹的挺拔与柔韧仿佛可触可感。寥寥数笔的造型，却将竹的清雅、坚韧的君子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尽显中式美学的留白与写意。

这组作品不仅发挥了扎染“遇水成画、千变万化”的工艺特点，更通过布贴的立体拼接突破了平面创作的局限，让自然之景、故土之情与传统工艺相互融合，在一针一线、一染一贴之间，实现了工艺美与意境美的统一。

扎染布贴画创作：云南省欧阳剑萍扎染特色工作室

一针一线染春秋

——巍山扎染记忆

□ 陈鹏

微风轻拂过巍山古城的青瓦，捎来了一缕清浅的香气。这缕香气源于扎染，这门古称“扎纴”“绞纴”的传统布艺技艺，在这座滇西小城生根发芽，代代传承。从日常实用之物到宫廷的雅致贡品，从家庭内部的代际相传到成为走向世界的文化符号，它铺展成了一幅脉络清晰的蓝白历史长卷。作为“中国民间扎染艺术之乡”，巍山的每一寸扎染布料，都镌刻着岁月流转的痕迹。

巍山扎染的历史，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。那时，巍山的先辈就已掌握了天然植物印染技艺。他们通过简单的捆扎、浸染，让布料染上自然的色彩与独特的纹路，这也成为早期服饰和生活用品的重要装饰方式。南诏国时期，扎染成为民间盛行的服饰风尚，更跻身宫廷贡品之列，让巍山扎染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可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。

明清时期，巍山扎染进入稳定传承与普及阶段。这一时期，扎染以南诏镇为核心分布点，辐射至周边的紫金乡、庙街镇等乡镇。扎染技艺以家庭代际相传的方式延续，母亲将针法染技传授给女儿，婆婆把经验心得传给儿媳，每一块扎

染布料都承载着家庭的温情与匠心。这一阶段的扎染，纹样更贴近生活，多取材于本地的山茶、雀鸟等自然意象，扎花针法愈发丰富多彩，浸染的色彩控制也更为精准，成为反映民间生活与审美情趣的重要载体。

近现代以来，巍山扎染迎来了转型与革新的关键时期。1956年，巍山县“民族织染厂”正式创办，打破了传统家庭作坊的零散生产模式，将分散的匠人汇聚起来，实现了扎染的规模化、标准化生产，使这一古老技艺适应时代的产业发展需求。1985年，巍山扎染首次亮相北京国际贸易博览会，凭借古朴精致的风格与精湛的手工艺惊艳了中外观众，开始走向国门，迈向更广阔的市场。

当代，新的“守艺人”成为传承核心，他们在坚守传统技艺精髓的同时，积极探索创新路径：创办扎染博物馆，开展亲子DIY体验活动，对接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，让巍山扎染在传承历史的同时成功融入当代生活，其产品远销日韩欧美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。

纵观巍山扎染的千年发展历程，其技艺特征的演变始终与历史进程紧密相连。每一次技艺的迭代，都是历史变迁的缩影，更是匠人对传统的坚守与突破。它从历史深处走来，染着苍山的青、南诏的月，不仅映照着山河的旧影，也晕染着未来无限的可能。



《王令诗两首》陆砚波